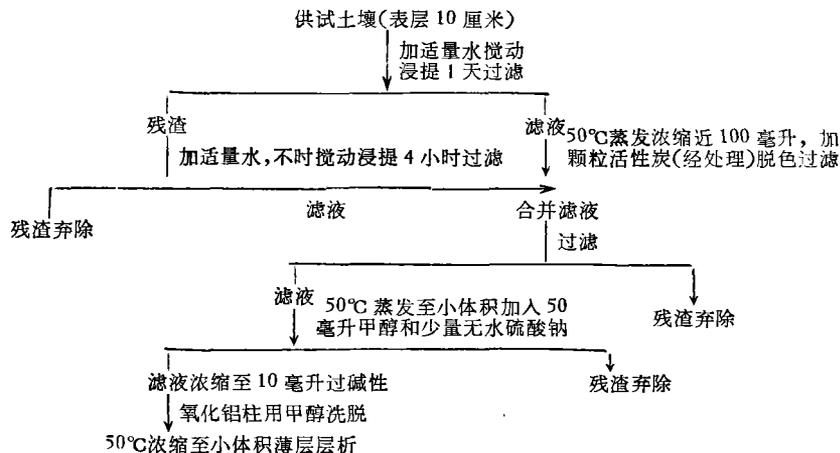


(二) 土壤中降解产物的提取:



(三) 薄层层析

将试液点于硅胶 GF₂₅₄ 层析板上,用溶剂系统(I)氯仿:乙醇:水(14:15:1)(V/V)展开,以甲醇解析含有降解物的吸附剂。浓缩解析液,再点于氧化铝 G 板上,用溶剂系统(II)氯仿:甲醇:水(25:8.5:2)(V/V)展开,用显色剂(10% 铁氰化钾,10% 氢氧化钠和 10% 亚硝基铁氰化钠的水溶液等体积混合,加蒸馏水冲稀三倍)边沿显色,分别刮下未被显色已分离的含有降解物的吸附剂,再用甲醇解析,合并多次分离的解析液进行结晶,再经氯仿:甲醇(1:3)混合液重结晶。供检测。

三、含量的测量

将点上施用 ¹⁴C-脘基硫脲材料提取液的薄层板,经展开,显色和烘干后,各降解物的吸附剂分别置于小滴管中(小滴管下部出口处塞有处理过的玻璃毛),用甲醇动态解析,定容 5 毫升,取 1 毫升,进行测量,每种试样

重复三次。

结果讨论

一、脘基硫脲在水稻植株中和土壤中的主要降解产物

通过盆栽和大田试验材料,经红外光谱、质谱等鉴定,脘基硫脲在水稻大米、茎叶和土壤中的主要降解产物有二氰二胺(DCA)和 3,5 二氨基-1,2,4 噁二唑(TZ)。

(一) 红外光谱

红外光谱仪为 Perkin Elmer 577 型红外分光光度计。KBr 压片,制得光谱图如图 1—3。

从图 1 中可看到,在 3426, 3295 厘米⁻¹ 处有吸收,可认为是 ν_{asNH} , ν_{sNH} 反对称及对称的伸缩振动吸收带,3198 厘米⁻¹ 附近有肩带,此谱带可能是 ν_{NH} 面内变形振动 1620 厘米⁻¹ 的倍频与 ν_{NH} 伸缩振动发生弗米共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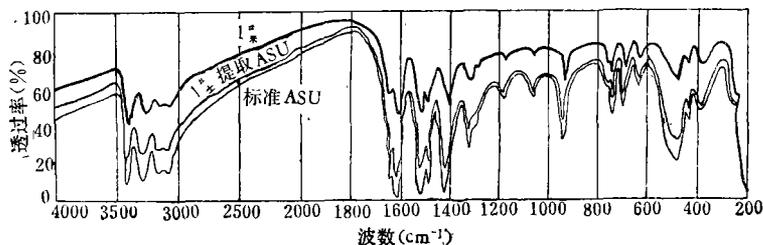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 标准品 ASU, ¹⁴C 和 ¹⁵N 的红外光谱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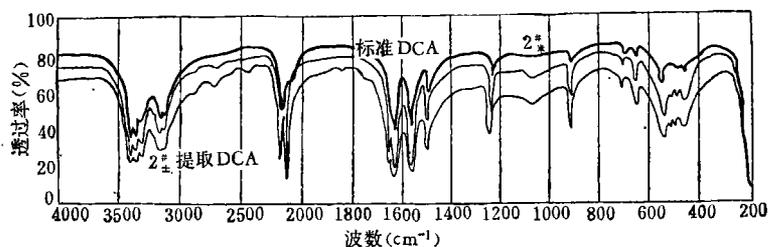


图2 标准品 DCA, 2# 和 2# 提取 DCA 的红外光谱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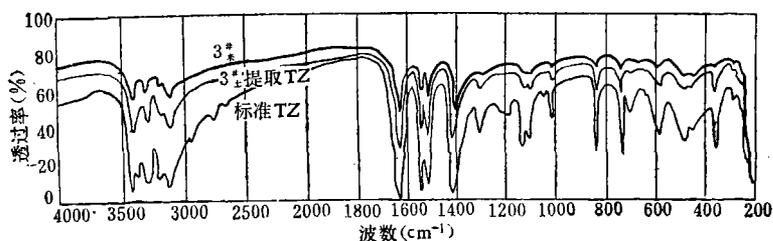


图3 合成品 TZ, 3# 和 3# 提取 TZ 的红外光谱图

的结果。1525, 1490 厘米⁻¹处出现的二个吸收带, 根据 Macovei^[2] 对某些含有脒基化合物的红外光谱研究, 解释为脒基 $\begin{matrix} \text{NH} \\ \diagup \\ \text{C} \\ \diagdown \\ \text{NH}_2 \end{matrix}$ 的特征吸收带。1420 厘米⁻¹处为 $\nu_{\text{C}=\text{S}}$ 的伸缩振动吸收带^[3]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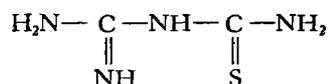
上述结果, 在 1# 提取物中可能存在有:

$-\text{NH}_2$, $\begin{matrix} \text{NH} \\ \diagup \\ \text{C} \\ \diagdown \\ \text{NH}_2 \end{matrix}$ 和 $\text{>C}=\text{S}$ 等基团。经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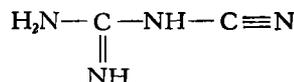
标准品脒基硫脲的红外光谱对比, 所有吸收带无论在频率位置和相对强度上完全相同。从而证实 1# 提取物为脒基硫脲。

从图 2 中可看到, 在 3420, 3320 和 1640 厘米⁻¹处, 可解释为 ν_{asNH} , ν_{sNH} 和 δ_{NH} 的伸缩和变形振动吸收带, 1570, 1500 厘米⁻¹ 处的吸收带, 可认为仍有一 $\begin{matrix} \text{NH} \\ \diagup \\ \text{C} \\ \diagdown \\ \text{NH}_2 \end{matrix}$ 存在, 和图 1 相比较, 在 1400 厘米⁻¹ 附近无吸收带, 2# 提取物可能无 $\text{>C}=\text{S}$ 基存在, 但在 2200, 2160 厘米⁻¹ 处出现二个强谱带, 可能是 $\nu_{\text{C}\equiv\text{N}}$ 的特征谱带。

综合上述, 2# 提取物中可能存在的基团有: $-\text{NH}_2$, $\begin{matrix} \text{NH}_2 \\ \diagup \\ \text{C} \\ \diagdown \\ \text{NH}_2 \end{matrix}$, 而同时有可能脱 S 并生成 $-\text{C}\equiv\text{N}$ 基。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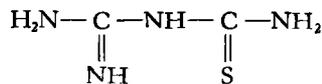


的化学结构推理, 只能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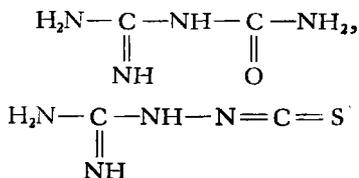


经与标准品二氰二胺的红外光谱 (如图 2 中标) 对比, 结果相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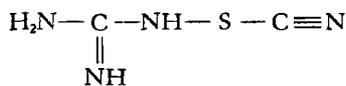
从脒基硫脲在水稻植株体内和土壤中的降解途径表明 (下述三), 脒基硫脲降解为二氰二胺有过渡的中间产物。根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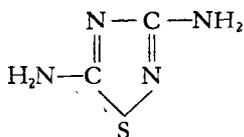
的化学结构, 中间产物曾假定为



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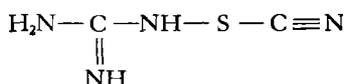


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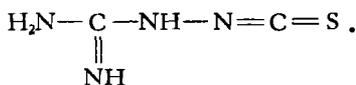


等化合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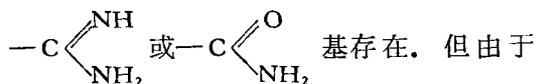
在图 3 中可看到, 3420, 3295 和 1626 厘米⁻¹处的吸收带, 表示 3[#] 提取物中仍有一 NH₂ 存在, 由于 2000—2200 厘米⁻¹ 波数中, 无明显的吸收带, 可初步判断该化合物无一 S—C≡N, —N=C=S 基, 因而不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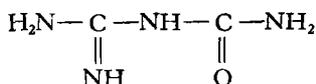
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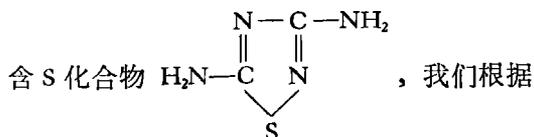
在 1535, 1515 厘米⁻¹ 处的吸收带, 可解释有



1410 厘米⁻¹ 有吸收, 因此脱 S 氧化成



的可能性很小, 由此可初步判断 3[#] 提取物为



文献[4]合成 3,5 二氨基-1,2,4 噻二唑, 其红外光谱(如图 3 中标)与 3[#] 提取物对比, 结果相符。

(二) 质谱

应用改装的 MI-1305 型质谱计测定, 测定条件: 电离电压 70eV, 电离电流 0.5—1.0 mA, 全程扫描 6 分钟, 纸速 5 毫米/秒。

1. 1[#] 残留物与 ASU 标, 2[#] 和 2[#] 降解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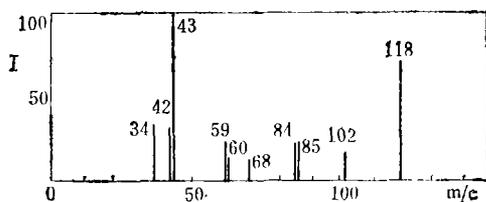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4-1 标准品 ASU 质谱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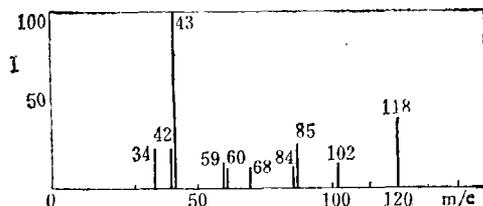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4-2 1[#] 残留物质谱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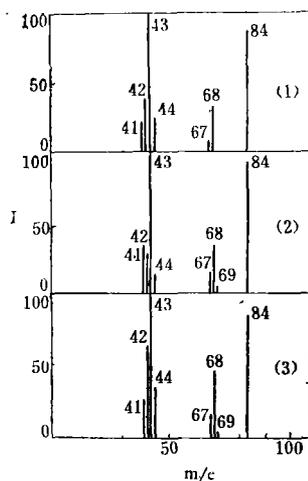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5 DCA 标准品(1), 2[#](2)和 2[#](3)的质谱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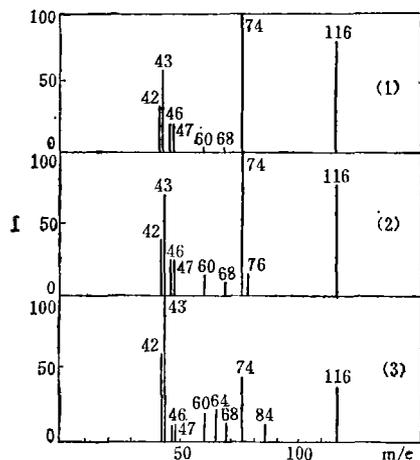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6 TZ 合成品(1), 3[#](2)和 3[#](3)的质谱图

与 DCA 标, 3[#] 和 3[#] 降解物与 TZ 标的质谱图 4-6, 都有很强的分子离子峰 m/e 118 (1[#] 与 ASU 标), m/e 84 (2[#] 2[#] 和 DCA 标), m/e 116 (3[#] 3[#] 和 TZ 标) 和基峰 m/e 43 (1[#] ASU 标, 2[#] 2[#] 和 DCA 标), m/e 74 (3[#] 3[#] 和 TZ

标), 其余各峰的相对强度大致相同, 与文献^[5,6,7] 报导的谱型相符, 结合红外光谱分析, 足以证实它们都与标准品为同一化合物。

2. 1[#] 残留物, 2[#] 2[#] 降解物和 3[#] 3[#] 降解物的质谱数据与此断裂规律和标准品相符。

表 1 标准品 ASU 的质谱数据

m/e	34	42	43	59	60	68	84	85	102	118
%	37	33	100	20	10	11	22	22	14	70

表 2 1[#] 残留物的质谱数据

m/e	34	42	43	59	60	68	84	85	102	116	118
%	26	24	100	13	8	8	11	20	9	1	37

谱图中的断裂机理可能如下式进行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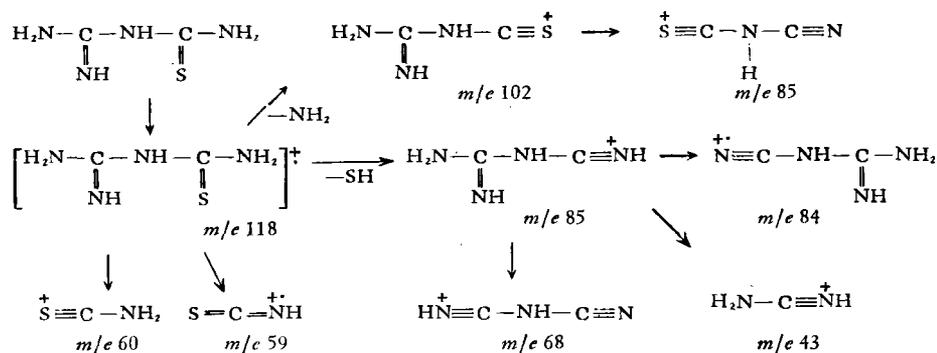


表 3-1 标准品 DCA 的质谱数据

m/e	41	42	43	44	67	68	84
%	15	39	100	15	6	32	91

表 3-2 2[#] 降解物的质谱数据

m/e	41	42	43	44	67	68	69	84
%	12	27	100	10	7	35	1	98

表 3-3 2[#] 降解物的质谱数据

m/e	41	42	43	44	67	68	69	84
%	29	65	100	36	10	38	7	79

谱图中的断裂机理可能如下式进行:

氰二胺。可能 3 号提取物是单次层析洗脱的水溶液分离效果不良的缘故。

二、脘基硫脲在水稻植株和土壤中降解

(一) 在水稻植株中的代谢动态

表 5 水稻植株中 ^{14}C -脘基硫脲的消长

化合物	薄层层析	处理不同天数测量的 cpm						
	R_f 值	1	3	5	9	13	18	23 (天)
ASU	0.60	250	305	290	165	108	65	0
DCA	0.53	0	168	200	370	415	390	375
TZ	0.70	60	205	220	275	262	190	16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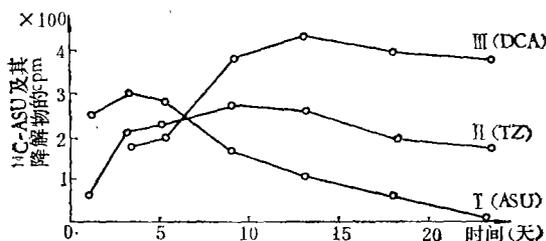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7 水稻植株内 ^{14}C -ASU 及其降解物的消长关系

从表 5、图 7 中看出，当脘基硫脲与氮素化肥相混施入土壤后，水稻根系很快吸收 ^{14}C -脘基硫脲，并迅速进行生物转化而代谢。一天后，水稻植株中已有脘基硫脲 (ASU) 和代谢物 3,5 二氨基-1,2,4 噻二唑 (TZ)。三天后又生成代谢物二氰二胺 (DCA)。二十三天后，母体化合物已全部消失，3,5 二氨基-1,2,4 噻二唑减少平缓，二氰二胺几乎不减少。这表明在植株体内生物转化中，脘基硫脲是不稳定的，而 3,5 二氨基-1,2,4 噻二唑及二

表 6 淹水土壤中 ^{14}C -脘基硫脲的消长

化合物	薄层层析	处理后不同天数测量的 cpm						
	R_f 值	1	2	3	5	10	15	20 (天)
ASU	0.6	310	175	40	27	25	27	0
DCA	0.53	0	50	65	95	120	125	156
TZ	0.70	210	230	270	318	225	200	18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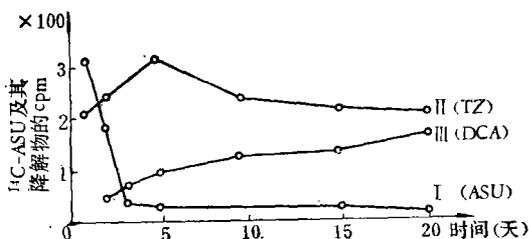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8 淹水土壤中 ^{14}C -ASU 及其降解物的消长关系

氰二胺则相对稳定。

(二) 在土壤中的降解动态

从表 6、图 8 中表明，当脘基硫脲与氮素化肥相混施入土壤后，由于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，很快地消失，表明脘基硫脲的硝化抑制能力大致在五天内。降解物 3,5 二氨基-1,2,4 噻二唑在五天内含量达到最高峰，但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减少。在 20 天中降解物二氰二胺的含量随时间延长而增大。从表 6 中三种化合物的 cpm 总量来看，第一天有 520cpm，而第 20 天降为 341cpm，可能由于土壤微生物的分解，土壤的吸附，以及母体化合物和降解物在土壤中的渗透所致。

三、脘基硫脲在水稻植株和土壤中的降解途径

从水稻植株内和土壤中脘基硫脲及其降解物的消长关系表明，脘基硫脲是不稳定的，不断地降解，降解物 3,5 二氨基-1,2,4 噻二唑生成很快，但也在不断的消失，因而可能是一种中间产物。二氰二胺从生成开始一直是稳定的。据文献⁽⁹⁾报导，脘基硫脲的水溶液，在一般条件下，可被过氧化氢或碘氧化成 3,5 二氨基-1,2,4 噻二唑，该中间体是不稳定的，易脱硫氧化成二氰二胺。不难理解，在植物生物转化中，酶是在活细胞中以极少量而形成的有机催化剂，它是植物代谢作用的基本因素。因此，在水稻植株中，由于过氧化酶的存在，在土壤中，由于光、热、土壤微生物等外界因素的影响，使氧化作用成为脘基硫脲的主要降解因素，其降解途径如下式进行：

